

共享文学的荣光

——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颁奖侧记

傅振举 赵日起



区委书记徐子佳致辞



梁鸿鹰、仲波为刘庆邦颁奖



邱华栋、徐坤为吕新颁奖



林华东、贺绍俊为陈彦颁奖



六小龄童接受各大媒体采访



曹文轩发言



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现场



吴义勤、六小龄童为曹文轩颁奖



徐子佳、汪政为马洛伊·山多尔颁奖(姚焱代领)



施战军、梁海春为余泽民颁奖(张睿代领)

“吴承恩的《西游记》开辟了古代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是古典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这个庄重而欢乐的下午属于几位作家，他们的名字是曹文轩、刘庆邦、吕新、陈彦……还有淮安的本土长篇小说作家陶珊、祁宏。对于淮安的小说家来说，吴承恩长篇小说奖是一份奖励，更是一份确认。”2017年12月28日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洋溢着庄严而喜庆的气氛，淮安区委书记徐子佳的一番话让所有对文学心怀敬畏的人们感到温暖、自豪。100多名现场观众见证了在这里举行的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颁奖典礼，共享几位作家接受长篇小说创作奖的荣光。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副主编徐坤、李东华，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文艺报》社总编辑梁鸿鹰，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著名评论家何平，市政协副主席仲波，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张益民，淮安区委领导徐子佳、张建闯、谈效艳参加了颁奖典礼。颁奖典礼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建闯主持。

吴义勤说，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体现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的收获，体现了文学关注现实、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体现了文学在艺术创新之路上不断前行的丰硕成果。他希望吴承恩文学奖越办越好，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办出有品味、有独特影响的世界文学奖。同时祝愿各位作家扎根生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

明代文学家吴承恩出生于淮安府山

阳县(今江苏淮安)河下镇。他用毕生精力创作出了闻名中外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一部不朽的文化瑰宝。为促进长篇小说创作的持久繁荣，纪念和弘扬文学家吴承恩卓越的文学成就，淮安区委区政府设立“吴承恩长篇小说奖”，携手《人民文学》杂志社、江苏省作家协会作为学术支持单位举办了这项活动。“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的创设，就是要在全国乃至国际文学界和读者中建立持久声望，淮安区内力争通过3届左右的评选，将“吴承恩长篇小说奖”打造成为国内顶级文学奖。

据悉，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从符合申报条件的230部参评作品中严格评选。该奖项每两年一届，每届获奖作品的数量为5部，含特殊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和优秀翻译长篇小说各1部，奖金为每部10万元。同时，为发现和培养淮安籍本土作者，每届另行评选出2部淮安籍本土作者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奖金为5万元。

颁奖典礼上，区委书记徐子佳代表淮安区委、区政府向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的饰演者六小龄童先生颁发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组委会名誉主任聘书。六小龄童向舞台上的吴承恩像鞠了一躬。“感谢吴承恩先生创作了《西游记》。”六小龄童表示，《西游记》成书以来，历时数百年，已从一部小说发展成为一个文化综合体，是一个大IP，而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则将把这种文学的传统延续下去。

特殊文体长篇小说《蜻蜓眼》由曹文轩的《蜻蜓眼》获得；常规长篇小说由刘庆邦的《黑白男女》、吕新的《下弦月》、陈彦的《装台》获得；翻译长篇小说由《独

痕》获得，作者为匈牙利的马洛伊·山多尔，译者为余泽民；淮安本土长篇小说奖颁给了陶珊的《诗歌岁月》和祁宏的《大师吴承恩》。

获奖作家代表曹文轩、陶珊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讲述创作背后鲜为人知的点点滴滴，分享了他们对社会、人生及文学的感悟。

曹文轩说，写长篇要有短篇的基础，特别好的长篇往往可以切割出一个个短篇。我一直觉得写长篇要从写短篇练起。长篇小说的结构很重要，作家要有驾驭结构的本领，生活的结构方式，决定小说的结构方式，30年来，自己一直找叙事的角度，长篇小说需要琢磨，它与短篇小说不一样。这次获奖作品《蜻蜓眼》针对目前文坛“以逆反与颠覆为深刻”的某些现象，体现了作者以古典主义和优雅呈现为目标的美学追求。曹文轩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让读者对人性多点信心、多点希望，对灵魂多一点触动，保持文学应有的“庄严”和“雅致”。

淮安本土青年女作家陶珊创作的小说《诗歌岁月》就是以苏北平原作为背景，讲述江淮一带乡村生活与青年人的诗意人生追求。她说，文学写作要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显示真情真知真理，给读者以历久弥新的感动。

施战军在谈及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时说：“这个奖项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向度，大致可以概括为：不忘本来，致敬经典，注重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吸收外来，连通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未来，增强自信，以长篇小说来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在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现场，

作家们分享了各自对文学和写作的理解。

《装台》是作家陈彦一部透视装台人生活状态和生命庄严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家以宽厚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入独到地开掘出常人生命的宽阔深邃和灵魂的庄严面相，在当代中国复杂而沉重的现实中，突出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心理复杂的职业手艺人形象。陈彦说，小说是不断覆盖的过程，自己的作品与吴承恩联系在一起是巨大的荣耀。

吕新在座谈时说，写作是我喜欢做的事情，需要作者不断地发现、积累，忠实地表达。我只表达一种谢意，谢谢淮安淮安区委区政府，谢谢《人民文学》和江苏作协的支持，谢谢各位评委！

刘庆邦说，我得到这个奖非常高兴，授奖词非常有感情，让人感动。以前我写短篇，现在写长篇，自己已经写了9部长篇，第二部长篇小说倾注了自己很多的感情。

祁宏说，自己多年来的梦想就是讲好淮安故事，要以神圣的汉字讲述我们身边最严肃、神圣的故事。写作要贴近生活，吴承恩是我的邻居，奇迹会眷顾那些执著的观察者。

正在鲁院学员秦海霞和侯伊玲说，刘庆邦等几位获奖的作家，曾是自己学习创作时的偶像，他们的文学实绩和社会影响力都当之无愧。时代给作家们提出新的命题，那就是如何书写当代社会，反映人民生活和精神需求。鲁院学员苏扬说，参加颁奖盛会，对于中青年作家是一种引领和激励，使她们的文学理想更加坚定。秦海霞说，作家只有不断努力，才能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才能不负使命，共享文学的荣光。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建闯主持会议



张益民、何平为陶珊颁奖



谈效艳、徐则臣为祁宏颁奖

常规长篇小说《下弦月》获奖词：

《下弦月》的出版恰逢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三十年。和时代成长的作家比，吕新是谦逊和低调的。吕新的小说向来以隐喻见长，《下弦月》也不例外。大风、炊烟、阴沉的天空、冬夜、月亮和糖等意象既充满隐喻，又具有结构功能，而“下弦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吕新的文字如流水般淌过岁月，将我们带进那些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的岁月，所有的人都努力地在生活的缝隙里寻求下弦月的微光。在喧嚣的文学时代，吕新是一个“下弦月”暗夜沉静思想者。

常规长篇小说《装台》获奖词：

陈彦的《装台》是一部透视装台人生活状态和生命庄严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家以宽厚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借助现实与人心、俗世与庄严、高贵与卑微的多重辩证，深入独到地开掘出常人生命的宽阔深邃和灵魂的庄严面相，在当代中国复杂而沉重的现实中，突出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心理复杂的职业手艺人形象。小说中，具普遍意义的人间情怀，发自在生命的凛然庄严、传统中国美学的绵长内蕴，经由作家沉静朴素、扎实谨严的叙述，得到了极富精神和艺术感染力的表达，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贡献了新的艺术经验。

翻译长篇小说《独痕》获奖词：

在余泽民精彩的译笔之下，一个文学大师从二十世纪重新浮现出来。他就是匈牙利的马洛伊·山多尔，他的长篇小说《独痕》以巨大的张力，将奥匈帝国的衰落以两个老人的彻夜长谈来完美地结构和呈现。余泽民的译本在中文和匈牙利文之间建立了坚固的桥梁。

特殊文体长篇小说《蜻蜓眼》获奖词：

《蜻蜓眼》以一个赤诚热烈的跨国恋情和一家三代人相濡以沫的命运遭际，见证了中国半个世纪风雨动荡之严酷，讴歌了始终保留在人性深处的优雅和高贵。曹文轩带着温情和善念书写普通人心中的不灭的爱与美。他并不掩饰生命的苦难和生活中的丑陋，而是以古典美的色调和精致的叙述引导读者穿越乌云，抵达阳光普照的文学殿堂。

淮安籍本土长篇小说《诗歌岁月》获奖词：

陶珊的《诗歌岁月》是一部具有青春气息与文化情怀的作品，小说叙述了一群年轻人追求诗意人生的浪漫岁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开辟出一片纯净的天地，于贫乏世界中画上了美丽的彩虹。爱情、诗歌、年轻的生命，这一切使作品染上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小说以苏北平原为背景，流淌着纵横交织的河流水泊，与乡村生活一起构成怀旧感伤的风俗画。

淮安籍本土长篇小说《大师吴承恩》获奖词：

和一般的人物传记不同，祁宏的长篇小说《大师吴承恩》是一部向乡贤大师致敬之作。小说以扎实的史实考据和对故乡大地悠远文化血脉的勘探探察为起点，以当代人的眼见识力重建吴承恩的性格史和命运史。小说恰如其分地将历史知识、文学品鉴与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命运融为一体。追慕古风，寻找遗迹，辨弄掌故，一代小说大师吴承恩气度风神跃然纸上。

常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获奖词：

在生与死的阴阳两隔之间，作者在冷酷的世界里以坚韧的人性深度模式雕刻了艰苦生活的天路历程。在撕毁了的人生中寻找着生存的希望，作者笔下最有力度的形象是那些舔舐伤口的人，是“带着内伤、守着情感贴地前趋的生动而强大的群像”。这是一部从悲剧中挣脱出来的正剧。

小说采用黑与白的最永恒的经典原色描写，黑白之间的变换使其描写更富有生命的张力，其平实的结构和平静的语言，为黑白世界平添了真情实感；在描写的虚实相间中，抹去了纪实的痕迹，提升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尤其是在人物描写上不留痕迹的艺术技巧令人叹服。这是一曲从生命悲剧中诞生出来的人性颂歌。